

惠 小书屋



昆虫丽影

KUNCHONG

李元胜/著

LIYIN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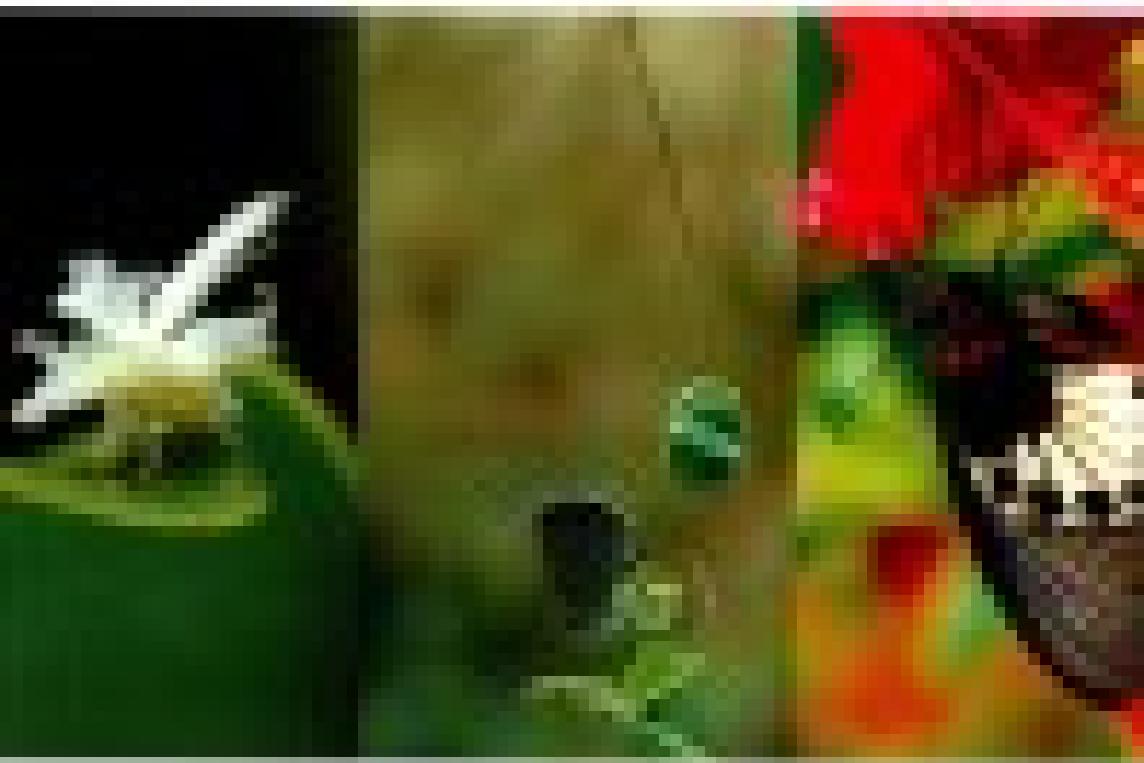
重庆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

昆虫電影

ENTOMOLOGY - 昆蟲學





昆虫丽影

惠民小书屋
自然随笔系列

Kunchong Liying

李元胜 著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昆虫丽影 / 李元胜著 . —重庆：重庆大学出版社，
2015 . 3

(惠民小书屋丛书·自然随笔系列)

ISBN 978-7-5624-8442-4

I . ①昆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67 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3218号



昆虫丽影

李元胜 著

责任编辑：梁 海 版式设计：程 晨

责任校对：邹 忌 责任印制：赵 晟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：邓晓益

社址：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：401331

电话：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：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：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：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川渝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787×960 1/16 印张：6 字数：78千

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8442-4 定价：30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，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，违者必究

作者说

经常有人问我：“为什么你的镜头能离昆虫如此之近？”我从不回答。不是难以回答，而是担心不被理解。

现在，是交付这本书的时候，应该回答了——那是因为我有足够的好奇心，而好奇心改变了一切，至少，让笨拙的我变得灵巧、变得充满耐心。为了缩短距离，我的脚步非常轻，我屏住呼吸，在最关键时，我甚至想抑制住自己的心跳。事情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，我只不过后来才知晓——后来翻阅这些照片，我在空气的光晕中，听到了自己激动的脚步；从草叶的弯曲中，发现了自己的呼吸；在扇动的蝶翅上，看到了自己的心跳。

生命从来不是孤立的、封闭的，就像一滴蓝墨水落进水池，它会迅速扩展到周围，甚至更远的地方。你周围的许多事物，都会带着你的颜色，你的呼吸，甚至你的心跳——如果，你好奇地关注它们，热爱它们。

目录

水洼里的生趣 /1

这些不起眼的水洼有着无限的生趣。它们是许多昆虫的生命摇篮，也是它们重要的生活舞台。

黑夜里的小灯笼 /8

就像一个带着红色头盔的武士，它背后不时扇动的翅膀，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神话中的角色。

性是美丽的 /14

优雅舞者 /20

露台上的访客 /26

自然的绿意并不只是在深山之中，白云之上。自然之树的美妙枝叶，也有伸进我们房间里来的可能。

知了和它的亲戚们 /34

可爱的若虫 /40

春天之约 /46

这也算是一种春天之约——和三个神奇的精灵家族的年度约会，我希望这个约会能一直继续下去。

沉重的蝴蝶 /52

蝴蝶不过是一些美丽的幸存者。在近百年来，蝴蝶的许多种类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着，成为传说，或者梦幻。

寻找红粉蝶 /58

我一边喝水，一边微笑着看着这些传说中的蝴蝶——原来，我离传说也可以如此之近。

星空下的华丽之舞 /68

天蚕蛾的飞行，犹如华丽的舞蹈。更令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是，它们飞行得最优美的样子，是我们看不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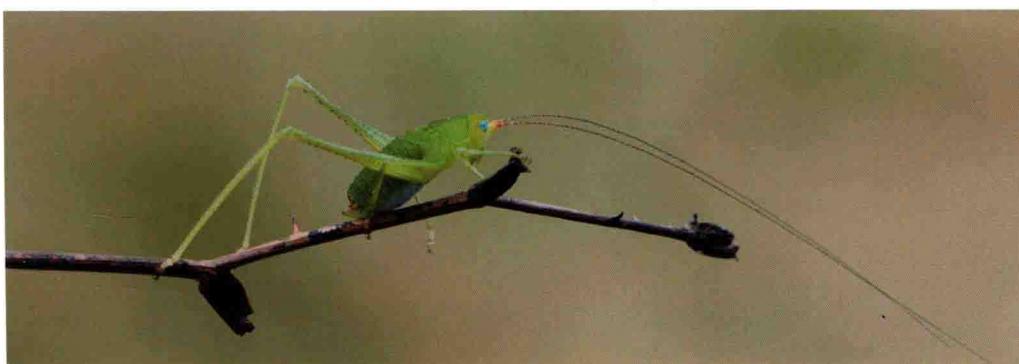
竹节虫小记 /74

恐龙从地球上已经消失，史前竹节虫仍然成功地生存了下来。它经历了丰富而奇特的进化。

蜻蜓之诗 /80

艳娘翩翩 /86

艳娘是溪流的脆弱而骄傲的孩子。它们和人类，和城市，小心地保持着足够的距离。



水洼里的生趣



原野里的小水洼，是最不起眼的。

即使你从它们旁边走过，也不一定能注意到，因为它们太小了，连一朵云的影子也装不下；即使你是诗人，也不能把它们称为镜子，因为很多青草蹿出了水面，把你想象的镜面遮得严严实实。

但是，这些不起眼的水洼却有着无限的生趣，它们是许多昆虫的生命摇篮，也是它们重要的生活舞台。

原野里的水洼，很少有死水一潭，它们都由或明或暗的水脉联系在一起，源源不断的活水，使蜉蝣、色蟌、石蝇等对水质挑剔的昆虫也能生存。

水洼

摄于四川甘孜

雨中的水洼，像一件乐器，发出美妙的声音。



负子蝽

摄于重庆南岸

负子蝽的若虫，也是水下的猎食者。

龙虱子

摄于重庆南岸

龙虱，是水下的猎手，有时也会爬出水面活动。



清晨，天上仍有着稀落的星子，水洼里，精彩的演出已经开始了。此时的主角是蜻蜓的稚虫，在成功地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水下生活后，它们处于一生中最微妙的时刻，浑身泥泞的稚虫听到了蓝天的呼唤，兴奋地从石块下、从水草根旁爬出来，爬出水面，爬到草叶上灌木枝上。来不及滴干身上的泥水，它们的身体就开始了迅速的变化：一架全新的微型飞机渐渐与包裹着它的外壳脱落。原稚虫的壳在背部裂出道口子，蜻蜓拖着折叠着的翅膀，从那里挣脱而出。它们爬到合适的位置，就静静停下来，耐心等着翅膀张开并晾干。接下来，它们将进入永不疲倦的飞行游戏中。

我不止一次地在微弱的晨光中来到水洼边，观

赏蜻蜓羽化的过程。有时，我仅仅是个迟到者，蜻蜓们早已离去，在草叶上留下一些空壳。

有时，露出水面的石头，简直成了各种幼虫或稚虫遗留空壳的展板，除了蜻蜓，还有蜉蝣、石蝇幼虫留下的精致纪念品。它们也间接说明：野草下面的浅水，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是一片沉寂。

我对水里的昆虫活动，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，虽然拍摄水下昆虫是极为困难的。

一般来说，凡是有流水经过的水洼，都很容易发现蜉蝣的幼虫。冬天里，我常常在水下的石块中发现蜉蝣的幼虫。我觉得蜉蝣幼虫的造型极有观赏价值，眼睛夸张，尾须飘逸，有一种很特别的美。



鱼蛉

摄于重庆青龙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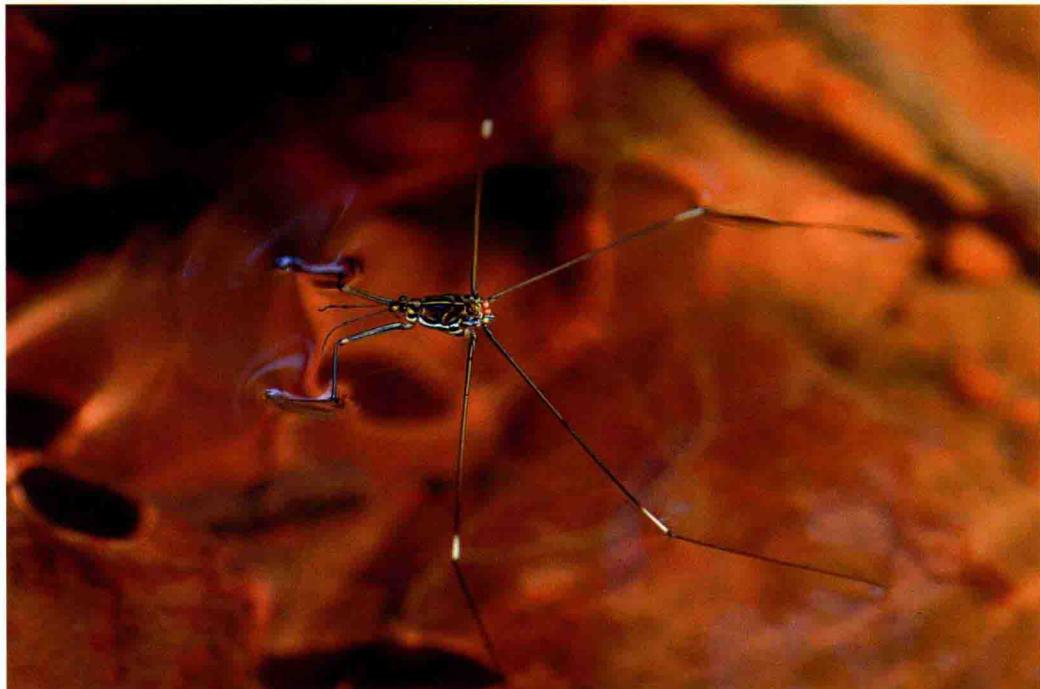
鱼蛉，它的稚虫也在水里生活，以捕食小型水生动物为生。夏天，在潮流的溪流或小河边翻开石头，很容易发现其踪影。

石蝇

摄于重庆珊瑚公园

石蝇对水质的要求很高。





水黾

摄于重庆四面山

水黾，能神奇地在水面行走。

仰泳蝽

摄于重庆王二包



蜉蝣幼虫靠吞食藻类成长，它们依赖水质，又依靠自己的生命活动，控制着藻类的密度，让水质保持清洁。繁殖能力超强的蜉蝣，在水中所起的特殊作用，已引起科学家们浓厚的兴趣。人们可以向它们学习很多东西。

水洼里还可观察到许多有趣的东西。石蛾的幼虫，在保护自己方面是很有想象力的，也很有设计、建造方面的天赋。它收集碎石、细枝，为自己建造房子，然后很舒服地住在里面。有的则像寄居蟹一样，拖着房子四处游荡。

石蛾成虫，喜欢在水边的草丛或灌木丛中活动。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昆虫，可惜多数时候，因为其成虫的外貌，人们把它误认为是司空见惯的蛾子。

我教你一个区别石蛾和蛾子的办法：石蛾的翅上长的是毛，而不是蛾子那些小鳞片。有机会的话可以试着观察一下，区别其实挺大的。

鱼蛉的幼虫，因为比较凶悍，捕食蜉蝣幼虫、小鱼等，它才不需要为自己修建盔甲呢。它们长得像水下的蜈蚣，有着粗糙、旧暗的表面，在石缝里、沙石间狡猾地潜伏着，随时准备袭击路过者。鱼蛉在云南大理一带的小河小溪里特别多，当地人称为爬沙虫，自古以来是一道美食。由于太受食客喜欢，价格直线攀升。那一带的珍贵种类是否会因人们的贪食逐渐绝迹，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。

水洼居民中，水黾的活动格外引人注意，因为它们是生活在水面的。它们为什么会在水面上行

蜻蜓

摄于云南西双版纳
凌晨，刚刚羽化的蜻蜓。





划蝽

摄于重庆王二包

划蝽潜在水里休息。

水黾

摄于重庆青龙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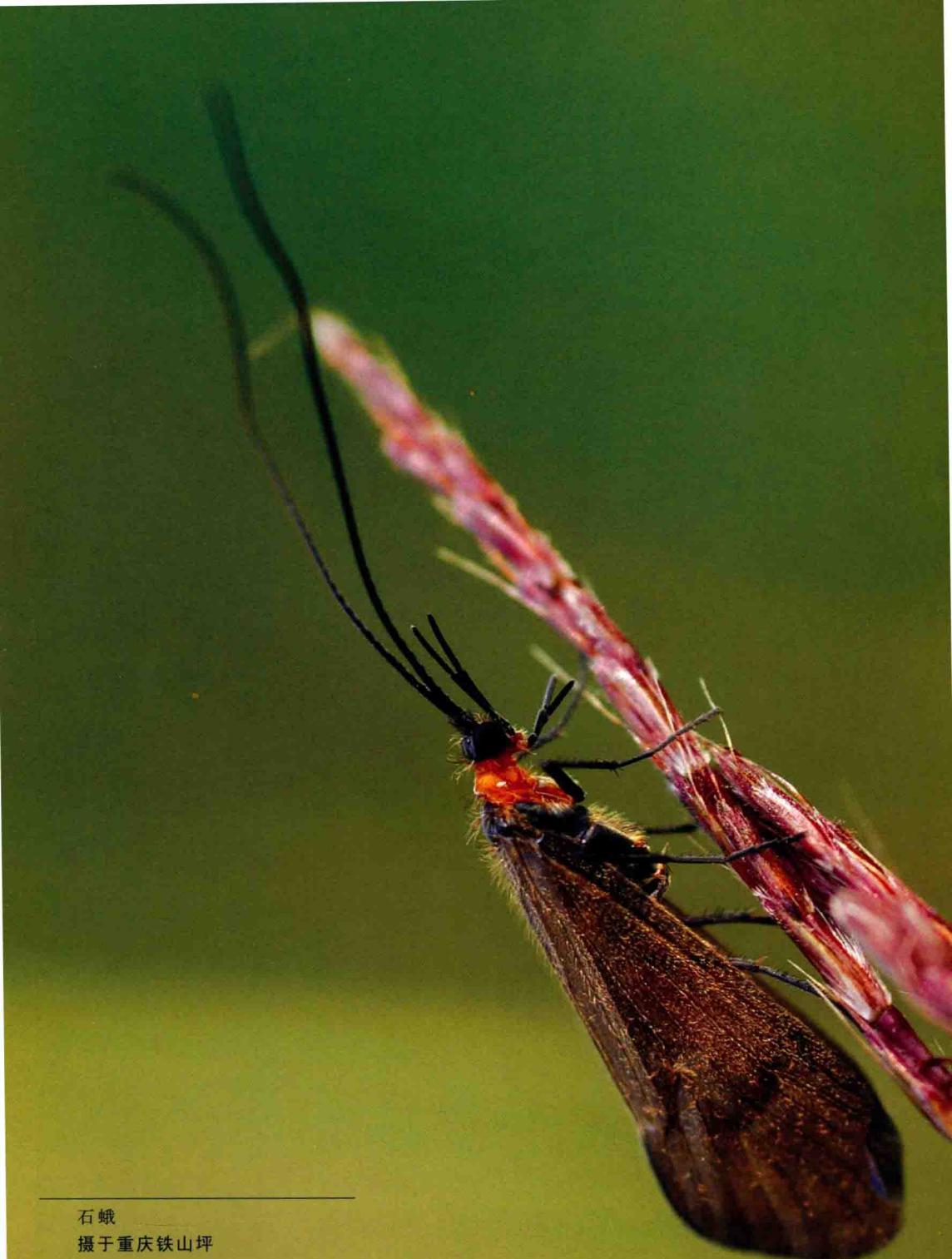
傍晚，水黾的若虫在水面组成了奇妙的图案。



走，也是科学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。传统的说法，是它们多毛而有油脂的脚可以利用水面的张力，最新的说法，是它们利用了水面下一些看不见的小旋涡。

与水黾同属半翅目的昆虫，还有一些也依赖着小溪或水洼。仰泳蝽看似仰卧着，悠闲地看着蓝天，懒懒地在接近水面的地方划动，实则紧张地侦察着水面上的动静——一旦有叶蝉或蝗蝻从草丛上跌落水面，它们就会迅速靠近，发出致命的攻击。划蝽也是类似的角色，但远不如仰泳蝽凶悍，更多时候，它们潜于靠近水底的地方，等待着不能挣扎的食物。

常常，我们能在水边发现成群的水黾若虫时聚时散，组成了一幅变化着的抽象图案。这个图案就像是水洼这本书的封面，它提醒我们，里面有许多生命的奇迹，等待着我们去慢慢观赏。



石蛾

摄于重庆铁山坪

石蛾，许多人误认为它是蛾子，它的稚虫也是在水中成长。

黑夜里的小灯笼



窗萤

摄于重庆中梁山

窗萤是最美丽的萤火虫。它们生活在比较潮湿的地方，幼虫以食蜗牛等为生。

听说过萤火虫的人多，很清楚地看见过它的却并不多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萤火虫的情景，那是数年前的一个下午，在某个果园的山坡上，我看见过一只艳丽的甲虫，正在草丛中拼命地向高处爬。在最高处，它突然弹开鞘翅，甩出了半透明的柔软翅膀飞了起来。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，它有着漆黑的甲壳，橙红的背板，细长的触角，就像一个戴着红色头盔的武士，它背后不时扇动的翅膀，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神话中的角色。

我顾不得身边的东西，像着了迷一样跟着它跑，凭着直觉追踪着天空中的那一个小点。终于，在它笨重地降落时，我赶到了它的附近。几乎所有

甲虫在结束飞行时，都会重重地下坠一下。这个艳丽的小东西也不例外，像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，栽落到草地上。我得以细细打量它。老实说，它躲在红色盔甲下，灵活地伸来伸去的头，贼亮的眼睛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当晚，我翻阅昆虫书籍，为它证明正身。原来，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萤火虫，不过，算是萤火虫中比较好看的，叫“窗萤”。我略感惊异，没想到萤火虫会如此漂亮。因为过去从书上看到的都是长得比较朴素，一副不起眼的样子。

不过，这符合多数人的思维定势，一般在黑暗中有惊人表演的家伙，白天必定其貌不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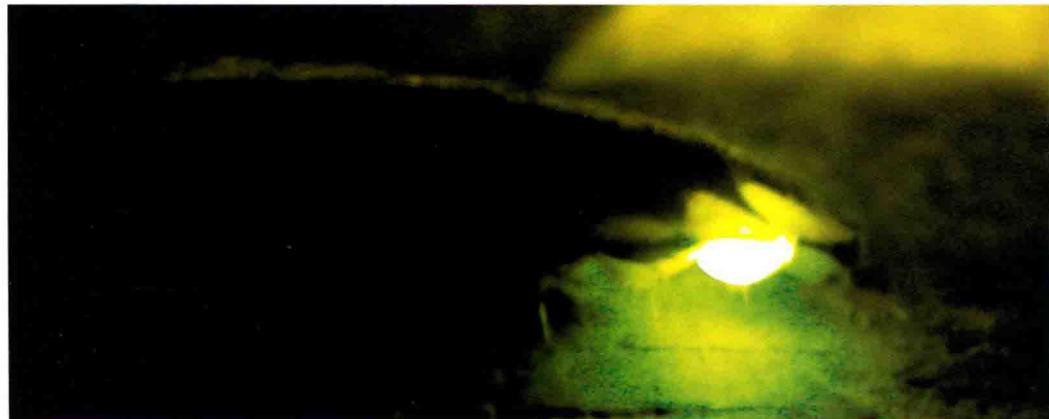
有很长的时间，我没有再看到窗萤。在山中的夜晚，时常看到星星点点的萤火，在风中时上时下，却很难把它们抓在手中，只能猜想它们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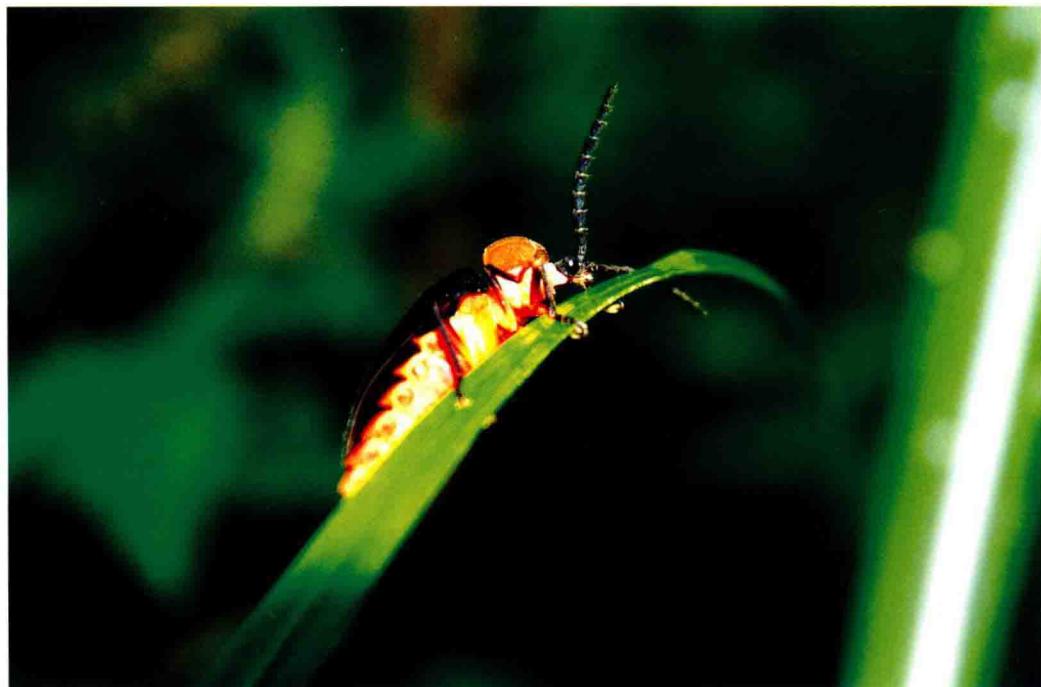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郊游，在农家小院，看到一只小灯笼冉冉上升，又突然下降，最后停在农家的窗台上。我跟过去，看到的是另一种毫不起眼的萤火虫。虽然没有窗萤漂亮，但它的萤光却相当迷人。感觉它的灯笼，比它们自己身体的实际大小还要大得多。多数萤火虫，都是这样不起眼的吧。



萤火虫
摄于重庆四面山
有的雌虫，没有翅膀。

萤火虫
摄于重庆四面山
黑暗中，萤火虫的小灯笼一闪一闪。





窗萤

摄于重庆下果园

傍晚时，萤火虫开始兴奋。它们在草丛中爬来爬去，最后干脆在空中舞蹈。这样的舞蹈早就引起了古人们的注意。

也有人很倒霉，萤火虫在他们的心目中充满了古典诗意图，等真看到萤火虫时，却吓了一跳：原来萤火虫长得如此丑陋。

有个名叫“曾珍”的女孩，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，尽管她长得比窗萤还漂亮，念叨了萤火虫很多年，第一次看见真身，却是一个扁扁的在地上爬来爬去有点像蜈蚣的怪物，没有翅膀，也远谈不上轻盈。在感叹了一番后，她回家在重庆虫虫特工队论坛上发布了见解：我终于知道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了。因为长得太丑，只敢晚上拖个小灯笼出来散步，白天一般躲在屋里。

她看见的，其实是某种萤火虫的雌虫。有些萤火虫的雌性没有翅膀，它们保持着类似于肉食性的幼虫的形状。它们抛弃了翅膀，也顺便抛弃了天空，以此作代价，它们发展出格外丰满、有益于生育的身躯。在进化的漫长进程上，它们选择了一条

奇特的偏僻小道。

人类的美与丑的观念，从萤火虫的角度来看也许莫名其妙。有的萤火虫脉脉含情地在夜空中飞来飞去，就是期待着与这些长得像蜈蚣的雌性约会。不过，它们并不在乎对方的容貌，因为它们的联络初期，是靠各自发出的萤光信号来进行。这有点像网恋，“QQ”一闪一闪，虽然看不见真人，但许多信息已在各自的掌握之中。

说到萤光，其实，比起讨论它们的长相来，萤火虫的发光有意思得多。每个萤火虫的腹部，都有数千个发光细胞，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发光“车间”，依靠有限的某种物质的氧化作用，高效率地产生出萤光。

一只萤火虫成虫，能照亮周围的一小块黑暗。成千上万的萤火虫，能把一座夜色里的山峦，装点成水晶一样透明的庞大建筑。这样的奇观，多次被萤火虫爱好者观察到。天啊，那该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。



雌萤

摄于重庆四面山

仔细看，雌萤光由腹部的后两节发出。

萤火虫

摄于重庆金佛山

有的萤火虫，长得很朴素，比如垂须萤。

